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屈小强◎著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屈小强·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屈小强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4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第4辑)

ISBN 978-7-80752-339-0

I. 巴… II. 屈… III. ①巴蜀文化—研究②移民—历史—
四川省—古代 IV. K871.34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495 号

•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

巴蜀文化与移民入川

屈小强 著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38mm×203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339-0
定 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张中伟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所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目 录

总 序 张中伟 (1)

前 言 (1)

一 传说时代 (古蜀时期) (8)

1. 古蜀的原住民 (8)

2. 走出岷山的蚕丛氏 (13)

3. 鱼凫氏瞿上建都 (17)

4. 杜宇氏教民务农 (23)

5. 开明氏入蜀治水 (29)

二 移民初功 (秦汉三国两晋时期) (36)

1. 秦人入蜀 (36)

2. 作为社会教育家的李冰 (40)

3. 文翁兴学后的私家讲学 (47)

4. 扬雄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51)
5. 蜀汉移民和成汉移民 (56)
6. 巴蜀学术的交流意识 (62)

三 巴蜀文章（唐宋时期） (68)

1. 北方移民向往的“世外桃源” (68)
2. 李白：巴蜀文化的骄子 (72)
3.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78)
4. 天下文人多人蜀 (85)
5. 吐蕃进入川西高原 (90)
6. 北人入蜀与蜀文化 (92)
7. 四川举子和巴蜀书院 (101)
8. 苏轼：巴蜀学术的旷代宗师 (107)
9. 四川禅师的学术追求 (109)
10. 学术昌盛、大师辈出的时代 (113)
11. 两宋之际的移民浪潮 (122)

四 山河沧桑（元明清时期） (126)

1. 全蜀残破 (126)
2. 学术的失落 (130)
3. 倡“朱子之学”的虞集 (134)
4. 践行“重实”之学的杨慎 (137)
5. 湖广填四川 (140)

主要参考书目 (149)



前 言

一

向巴蜀地区的最早移民，在司马迁《史记》和扬雄《蜀王本纪》里的古史传说中可觅得踪迹。《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西陵之女（嫫祖），又在江水、若水（《史记索隐》：“江水、若水皆在蜀”）生子名青阳、昌意，昌意娶蜀山女；《蜀王本纪》记载，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入蜀，荆人鳖灵由峡入蜀。这些都是对当时来自中原及云贵高原、荆楚大地的移民的记录。而《山海经》之《海内南经》、《大荒西经》分载的夏后启之臣孟涂在丹山（今巫山）断讼、夏耕之尸（郭璞注：“亦形天尸之类”）降于巫山的故事，透露出的仍是华夏移民进入巴蜀地域的信息。当代对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以及茂县营盘山遗址等处的考古发掘也证实，在距今五六千年至三四千年

的历史时期，北方黄河流域、东方长江中下游流域乃至云南以远的域外西方人众曾到达过巴蜀之地。

古籍正式记载的大型移民入蜀活动，则大约有八次。它们分别发生在战国与秦朝之交、汉末至三国蜀汉、两晋之交、隋唐之交、唐至五代、两宋之交、元末明初以及清初。进入现代以后，抗日战争期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期间，也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活动。移民的来源，分布于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今中国内陆的广袤地区。其中既有汉族（包括客家人），也有藏族、蒙古族、回族、满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既有文人、士大夫、农民、商人、艺人、手工业者，也有军人、罪囚及其家属。他们将母地文化（包括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先进因子不断播撒在巴蜀的沃土上，促进了从巴蜀腹地权舆的巴蜀文化的茁壮成长与兴旺发达，并在唐宋之际达到极盛的顶峰。

二

巴蜀文化从诞生伊始就不保守封闭。今人言及四川省情或有“盆地意识”之说，但仅从巴蜀学术敞开胸怀，沐浴八面来风的丰姿看，今川人所守望的巴蜀文化就是一个崇尚吐故纳新、集思广益，眼界高阔，善引他山之石以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唐人关于“蜀犬吠日”的话语（出自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当是中原人士的傲慢心态使然，不足为训。

巴蜀文化也并非恃勇好斗。古人所谓巴人“天性劲



勇”，蜀人“精敏”、“鬼黠”云云，乃是针对巴、蜀两地的人才特点而言，即所谓“巴有将，蜀有相”（均出自《华阳国志》）尔。旧时亦有川人好“窝里斗”之说，言“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扬雄、落下闳、李白、苏轼固然是出川后始声名鹊起的，但如果不是巴山蜀水的润泽、巴蜀文化的陶冶，他们如何会有出息？而诸如杜甫入川后方达到事业高峰（杜甫现存诗歌的半数乃是在蜀中完成的），韦庄仕蜀才成为“花间词人中，成就最高”者（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道教学者杜光庭避乱青城山始能“扶宗立教，天下第一”（《道门通教必用集·历代宗师略传》），孙位、滕昌祐、赵公祐、卢楞伽等中原、东南画家绘丹青于成都昭觉寺、大圣慈寺等处壁头方入选“妙格上品”以上阵营（参见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的记载，亦不在少数。那玉成他们的奥秘，不也应到蜀地来找么？其实，《华阳国志·蜀志》曾述蜀地在先秦时即与秦地同受文王之化，同被华夏之声；而自文翁兴学后，特别是进入东汉以后，蜀地“文化弥纯，道德弥臻。……龙宗有鳞，凤集有翼，晋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社会上下，斯文盎然，颇有洙泗稷下之风。“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正是巴蜀文化和谐、敦厚、坦诚、朴实品质的潜移默化，使得元以前的文士出蜀能成龙，入蜀也不会是虫。

巴蜀文化也不是偏安一隅而不思进取。过去有人总爱拿川人打麻将、泡茶馆、摆龙门阵说事，言天性闲散，小富即安，不求长进云云，并将它们往地理环境上靠，往文化传统上靠。其实，这不过是部分川人日常生

活的一个侧影而已，不能由此反推元以前的川人甚或巴蜀学人；与巴蜀文化则更不相干。巴蜀地区自传说中的杜宇氏、开明氏入蜀，特别是秦国移万家实蜀、用李冰治水以来，之所以渐成为独处西土的一片温柔富贵之乡，除了得天时、地利之溉外，主要靠的是巴蜀劳动人民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与巴蜀学人锲而不舍的学术努力。我们曾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那些巧夺天工的商周文物上看到巴蜀儿女的理想和希望，也在远行三秦传播科学与哲学的落下闳、扬雄身上欣赏到巴蜀学者的探索 and 追求，也在李白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唐玄宗调羹（参见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传》）中读到巴蜀学人的自立、自强以及高视阔步、雄睨天下的气魄，还在苏轼一生三起三落、连遭天大冤枉（特别是“乌台诗案”）之后依旧淡定自若，奋笔不辍，且至死还反对空谈心性，坚持文章要有“济世之用”中体悟到巴蜀文化的绵绵韧力和勇猛精进精神；更在唐宋两代巴蜀地区向世界捧出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文学、史学与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中见识了以巴蜀学人为骨干的巴蜀人民坚忍不拔、一往无前、雄姿英发、万难不屈、勇攀高峰的大场面、大眼界、大气概！

三

巴蜀文化是巴蜀地区的本土居民和源源涌进的外来移民在数千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培育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它既是一种盆地型文化、山水聚散型文化，更是一种包容性文化、开拓性文化和开放性文化。盆地

型、山水聚散型是巴蜀文化的空间特征，是巴蜀文化得以发育、交流与传播的地理凭借；包容性、开拓性和开放性则是巴蜀文化的历史特色，是巴蜀文化得以扬名立万、兰馨远溢并生生不息的哲学依据。巴蜀文化既有物质文化，更有精神文化；但精神文化才是巴蜀文化的内核。丢掉这个内核，便如同丢掉了魂魄，巴蜀文化便会顿然失色，神采黯然。而支撑和滋润精神文化甚至于物质文化的，则是学术文化。巴蜀文化之所以在数千年间能够以自成体系、特色鲜明、贍富奥博、雄长一方的面貌屹立于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乃在于它学术生命的鲜活、生动、极富张力与创造力，从而源源不断地向着巴蜀文化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滋养。没有了学术文化或学术文化举步维艰以至裹足不前，巴蜀文化也就失去了血液或是血脉如丝。由是，巴蜀文化便只是一副躯壳，遑论它的发展与弘扬。

南宋末叶蒙古铁骑攻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不仅摧垮了四川经济，而且也对四川学术文化造成毁灭性打击。大批学人及士家大族携带大量图书典籍纷纷出峡东逃。宋元间人黄仲元说：“丙申（即端平三年，1236）之难，岷峨凄怆，衣冠屑播于江、浙、湖广者夥，独闽最鲜。”（《四如集·架阁通直刘君墓志铭》）元人袁桷亦有述：“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岩罅，瞬息以死，淳祐三年（1243），蜀益蹙，避兵来（东）南，其物故与端平无异。”（《清容居士集·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巴蜀文化长达两三千年的良好发展势头随之戛然而止。对此，同是文化人的文天祥痛心地说：“蜀自秦以来，更千

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钜丽，遂甲于天下，不幸荡析”；“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文山先生全集·衡州上元记》）元人罗寿亦有云：“成都自丙申荡于兵，文物泯尽。”（《全蜀艺文志·成都贍学田记》）学者虞集则叹道：“宋亡，先辈凋谢，流风余韵，其或存寡矣！”（《道园学古录·送赵茂元归序》）

全蜀的残破，还使巴蜀学人失去了精神家园，在他们心灵上造成长久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此后直至近代的六七百年间，蜀中再也未出现像扬雄、李白、苏轼那样可以引领百代的大学者、大文豪或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期间的东南，则相继出现了王守仁、李贽、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堪称一代学术标尺的大文人。元代的著名学者虞集祖籍虽在蜀中，却生于湘，从小就随父在东南漂泊，后来又到大都（今北京）发展。他所侨寓、求学及终老的江西崇仁县，元以来一直以他为光荣。他在六十二岁告老还乡，在崇仁著书立说达十五年，至死也未能踏上仁寿的故土。他的学术成果是否该归入巴蜀学术的范畴（本书援今四川学界之例而暂编入巴蜀学术之列），实在该打个问号。至于明清之际四川著名学者杨慎、李调元，川省学界虽也有誉之为“百科全书式人物”者，但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从纵的方面讲，难以与扬雄、李白、苏轼媲美；从横的方面看，也无法同王守仁、汤显祖、戴震等比肩。川省以外的学人对宋以后的学术，言必称东南；而巴蜀学术先前那冠盖如云、繁花似锦的胜景，则在入元以后仅存于川人的记忆中了。

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云：“文王



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每念及此，便觉祖先留给我们的那笔巴蜀学术文化遗产是多么丰厚而弥足宝贵。于是，本书的主要笔墨，就自然倾注于宋与宋以前的巴蜀文化，希冀用掠影式的笔法，去历数它的艰辛及坚守、美丽和浪漫、光荣与梦想，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今人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此同时，也向读者展示某些新视角、新体会、新观点，使之对过往的巴蜀文化多些了解和自信。

这样的写法并非有意排斥宋以后的巴蜀文化史。元、明、清三代的巴蜀文化，由于外省移民之众大大盖过本土居民而向着完全意义上的移民文化侧转了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算是完成了这次华丽转身。那以后的巴蜀文化，自有另一番气象，在它那风情万种的移民文化之树上，结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果，如川剧、川菜、四川话（四川官话）等。而对它们的研究，包括对声势浩大的史上空前大移民活动——“湖广填四川”的研究，这十多年来已成为一组热门大话题或称显学。诸位方家，如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解读》，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肖平《湖广填四川》等力著联翩推出，造成川省学界一时之盛。笔者力有未逮，只能顾彼失此了。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为李白句），即此。

屈小强

2008年10月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一 传说时代

(古蜀时期)

1. 古蜀的原住民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古老的民族，也是巴蜀地域最古老的原住民。不过，上古时代的“羌”，与现代意义的“羌”，在内涵与外延上并非一致。现代的羌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人口总计 20 万。至于古代中国的“羌”，东汉应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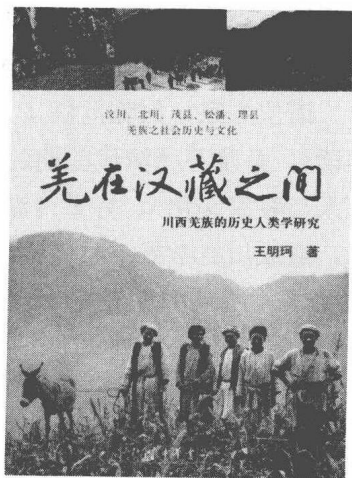


图 1: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



《风俗通义》说：“羌……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台湾的民族与人类学学者王明珂先生在其《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图1）一书中写道：

华夏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称呼西边的那些民族如西方牧羊人为“羌”……从族群理论出发来看，那时所谓的羌人是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的。所以，历史上“羌”或“氐羌”的概念，一直是华夏心目中西方族群的概念。

那么，这一时期的羌人主要分布于何处呢？王明珂先生指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部。”对王明珂先生的前半段认识，笔者表示赞同，但不认同他后半段的话语——那把“羌”的分布范围说得太窄小了。已故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里曾有过大段表述，大意是：上古时的羌人乃分布于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今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全部地面）的广大地域上；古羌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族群。古史记载中关于“神农生于姜（羌）水”，“黄帝长于姬水”，“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石纽”等传说所涉地段，在上古时期都属这一族群的地域。上古羌人向东进入中原，“与土著的华族杂处，共同发展农业，从而孕育中华文化”。他们向东南从岷山而下，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并在这一“进入”过程中形成蜀族。古代被称为“羌”的族群，其实乃是古巴蜀地域（今川渝地区）最古老的原住居民。

笔者认为，任乃强先生的推证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可以解释中原上古文化的许多难解之谜，（例如在殷墟甲骨文里，为什么没有今天其他民族的专称字，却只频见“羌”字？为什么周王室会以姬姜连姓并传其始祖后稷弃生于姜原？）尤其可以解释三星堆文明社会或称古蜀文明社会的诸多难解之谜，比如古蜀人族源之谜。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比较认同任乃强先生关于古羌或古氏羌（任乃强认为氏羌同源）立蜀说。当然，这里的古羌或古氏羌，亦泛指当时（上古时期，主要指夏、商、周三代，即历史学家所谓的先秦时期）中国西部以畜牧业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不过，这里有两点是须要指明的：其一，那时的古羌或古氏羌，应该分做多个支系，今天居住在岷江流域（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湍江流域（北川）的羌族，当是他们的后裔。其二，那时的古羌或古氏羌也是在不断地流动、迁徙，并在这种流动、迁徙中发展、壮大的。这种流动、迁徙，不仅体现在向当时中国中部、东部的发展，而且也体现在向当时巴蜀地域的核心地带——成都平原的发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上古羌人的流动、迁徙，不仅向着它的外部，而且也在其内部各支系间进行。

《国语·晋语》云：“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姓。”而姜、羌相通。任乃强先生考证说：“羌族称周族之女为姬，周族称羌族之女为姜。他们都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进到父系氏族社会不久，是保持尊重女性习俗的一种体现。”（《四川上古史新探》）邓廷良先生则指出：“炎、黄、鲧、禹、稷皆古氏羌中功业昭著之大人（酋长），夏及其支系周亦绵为羌中赫赫大部。”邓先生还认